

# 你为什么不能好好说话

广美

两年前，在公交车上，碰到一对母女。我第一次在公共场合看到一个八九岁的姑娘把自己的母亲骂哭。

两人好像是一块去买菜，姑娘看起来心情很不愉快，母亲倒是兴高采烈的样子，和她聊着周遭七大姑八大姨的事。姑娘没说一句话，连“嗯嗯啊啊”都没有。我心想，现在的小姑娘，果然和我们以前不同了，像我就算对母亲的话语再烦，也得面色和悦地点点头。

道路有点不平，公交司机突然一个急刹车，母亲的一篮子菜全部掉在了地上，土豆滚得到处都是。母亲慢慢挪步捡蔬菜，突然，小姑娘发声了：“你看，菜

没装好的下场吧。”回头又是一句，“丢人，真是再也不想和你出来了。”

半年的人都在帮这个母亲捡蔬菜，只有那个小姑娘，冷冷地看着。母亲整理好一切，坐到座位上，小姑娘还扭着身体冒了一句：“你以后可以让我省点心吗？”这个母亲的眼眶已经很红了，如果不是在公交车上，可能已经放声大哭了。

“对自己的母亲，你不能好好说话吗？”一个70多岁的老公公突然转过头不紧不慢地说了一句，“小姑娘，谁都有年纪大行动不便，跟不上时代的那一天。”

“我心情也不好，谁来体谅我呢！”

小姑娘白了他一眼。

“你心情不好是你妈造成的吗？但你妈心情不好，好像就是你造成的。”

我的闺蜜林大曲最近跟她先生分居了。分居当晚，她的老公打来电话问我原因。

“因为你从来都不会好好说话。是的，这句话是大曲跟我说的。”

我第一次觉得大曲的先生对大曲并不友好，是在一次吃火锅的时候。“大曲，你智商是负数吗？”“大曲，你怎么又错了！”“大曲，我该说你什么好呢！”吃一顿火锅，这三句话说了不下十遍，每次都是拿着筷子，恨不得戳过来。当时也就发生了三件事：第一件事是大曲不

小心把龙虾丸放得太用力，溅了一点水。第二次，是倒饮料的时候，一不小心把果汁倒进了椰汁杯里。至于第三次，无非是服务员走过来，把大曲身后的包给挤掉了。

而后再吃几顿饭，每次对大曲都是不公。她本来就马虎，有一次吃西餐，一不小心把餐刀掉在地上，她老公第一时间跳起来：“你能不能好好吃饭！”俨然一副男主人教训女仆人的样子。

大曲也算是好脾气，没怎么吭声，岔开话题。其实，大曲也有大曲的委屈，她说自己已经不下百遍地对老公说，希望他能好好说话。老公也答应

了，但做起来照旧。

其实许多年里，我也是那种不太会好好说话的人。这些年，我一直在不停治愈暴躁脾气的自己和坏脾气的别人。

人心敏感，于你最亲近的那个人，总是希望你能甜言蜜语地对待他（她）。可是我们有时就像“不会好好说话”的俘虏，好像好好说话，一不小心就会让自己弹尽粮绝。

好好说话，不应该是一个人最起码的素质吗？

人生那么苦，又何必把“苦”互相传染。不如好好说话，给予身边的人最美好的善意和最温柔的情感。



## 每朵花都有结果的心

若东篱

春华秋实，秋天是收获的季节，然而，秋天的收获是来自春天的花开。

那年，父亲在老家的院子里种下一棵苹果树，我问父亲是不是以后我们在自家的院子里就能摘到苹果吃了？父亲乐呵呵地笑着说：是的。

父亲的回答让我对那棵苹果树充满了无限期待。一晃到了第二年春天，苹果树果然开花了，那满树的花朵开得缤纷热烈。可等到繁花落尽，我失望地发现，满树的花朵竟然只留下稀稀落落十几个果子，而且那些果子没过几日便也在枝头萎缩，最后全都落了下来。那时我们才知道，气候和土壤的原因，老家并不适合栽种苹果树，所以即便是开了花，也最终收获不了果实。

虽然那棵苹果树结不了果，但是之后的每年春天，它满树的花依然开得缤纷热烈，父亲和我们依然喜欢那棵苹果树，大家都认为就算结不了果，能看到满树的花开也很好。

一次，我信口开河地说：“这树结不了果，还每年开什么花呀！”父亲沉思良久后说：每一朵花其实都有一颗结果的心，纵然结不了果，每年还是要开花的，因为只有开了花才有结果的希望，如果连花都不能开，就连一点儿希望都没了。

父亲的话让我一夜辗转，是的，每一朵花都有结果的心，就算明知结不了果，那花也会开得很美丽，可贵的正是如此。它们没有因为看不到结果的希望，就连花都懒得开了！

每一朵花都有结果的心。在我人生的数十个年轮里，我曾经不断地咀嚼着这句话的深意，慢慢咀嚼出了别样的芬芳，从而使我学会了尊重，尊重每一朵花开，尊重每一个生命，尊重每一个为了自己的理想而努力的人。因为我心里懂得，每一朵花都有结果的心，即使最后没有结出想要的果实，但也不能否认花开的美丽，不能否认曾经的努力。



## 纸上树魂

尤今

那夜，停电，尼泊尔南部的一个小村庄，陷入了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泥路两旁的店铺，大多闭门休息了，只有一家还点着一盏古旧的煤油灯，惨淡经营；金黄色的火舌，很努力地制造出一种半明不暗的朦胧风情，满室散发着树木香味的纸张，这时都争先恐后地以无声的语言说出一个个属于自己的、沾满了沧桑味儿的古老故事。

守着店铺的，是一对祖孙。脸上浮着恬然笑意的老祖母，将一本薄薄的册子递了过来给我。

册子上，这么写着：“我已经两千岁了。我生长于尼泊尔六千余尺至九千余尺的高山区，游客们都把我称为手制米纸。我不怕水浸、不怕蚊虫，我还有止血抗菌的功能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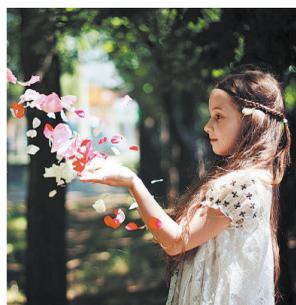
啊，是手制纸呢！  
仔细审视，那色泽米黄而纹理不一的纸，每张都有着一种令人心悸、使人心动的生命力蠢蠢地在蠕动着，侧耳细听，还能听到一个来自高山的神秘故事呢！

尼泊尔人将东北部高山区一种尼泊尔语称为“LOKTA”的树砍下，将内层树皮取出，击碎，放入水中，加入氢氧化钠（烧碱）同煮，煮成浓浆，倒入套在方形木框里的纱布上，放在阳光下暴晒，半小时后，慢慢撕出来，再用夹子夹着，晒上几个小时，里里外外都干透了，便一张一张地收起，叠好，再送到首都加德满都加工制作，或把它切割装订成大小不一的小册子，或染上色彩做成灯笼，或绘上各类花卉和动物，剪裁成信封、信纸、明信片，等等。

“LOKTA”树具有循环再生的能力，它生长六年便可以砍下造纸，留下的树根，再过六年，又长成同样高度的树；再砍、再长，如此生生不息，循环不休。

这种以“LOKTA”树皮手制的纸张，极为耐用，水浸不坏、手揉不皱、虫蛀不了，连无所不能的岁月，也无法奈何——尼泊尔一两百年前以这种手制纸张书写的文献迄今依然完好如新。鉴于此，尼泊尔人目前依然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凡是借据、田地契约或是法庭证件，只能以手制纸张来印制或签署。

祖孙俩守着一整间店的手制纸张，犹如守着整个民族珍贵至极的文化产业。煤油灯金黄色的火舌亲昵地舔上孙子尖尖的脸，给他的脸镀了一层灿烂的光。想到我将来能以这种附着树魂、吸纳了天地之气的信纸给远在他方的挚友献上深深的祝福，我的心，霎时涌满了温柔的快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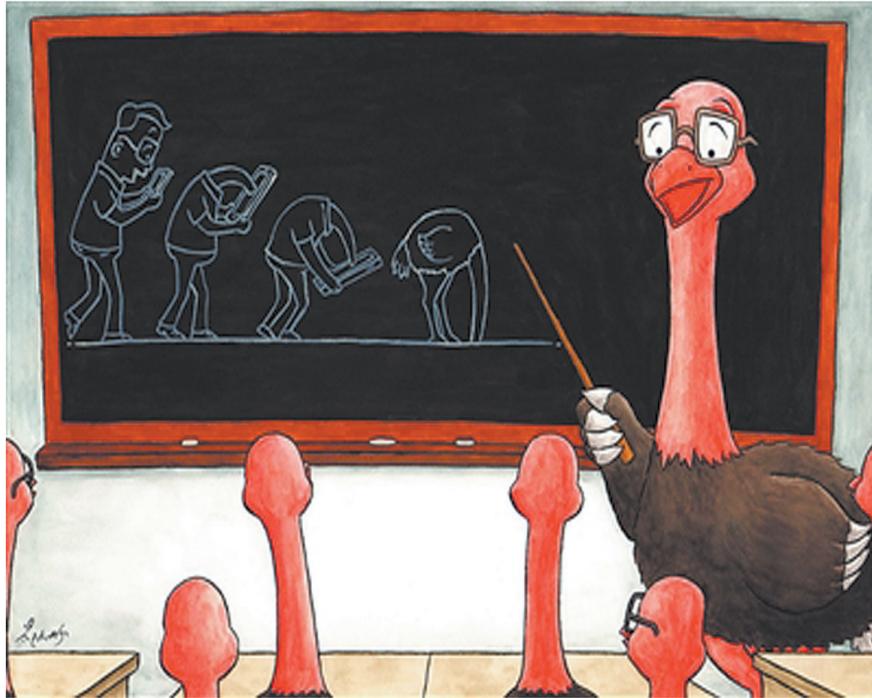


●老李每月工资全部上交老婆，只从老婆那儿领点零花钱。到了月底，朋友打电话来说要聚会，可老李摸了摸口袋，发现空空如也。这时，老李的儿子说：“妈，学校要交资料费，给我100块钱。”老李老婆二话不说就把钱给了儿子。  
儿子等妈出门后，把钱塞给老李，语重心长地说：“爸，这算借你的。”

●怀孕的妻子在听音乐，丈夫却不满意地说：“你不要再放音乐了好吗，把耳机戴在大肚子上好玩吗？”妻子说：“你懂什么，这是胎教！”  
丈夫说：“胎教只放《世上只有妈妈好》吗？你那叫洗脑！”

●跟一个女同事玩打手背的游戏，不小心抓到了她的手，破了一点皮，然后女同事一脸认真地拿出手机，发了一条朋友圈：“被单身狗抓了，需要打狂犬疫苗吗？”

●投简历后，好多天都没有回音，我一直闷闷不乐。刚接了个电话，电话那头说：“你好，方便面试吗？”我没好气地回了句：“我是火腿肠。”就挂了。躺下来琢磨了好一会儿，她好像说的是：“你好，方便面试吗？”（笑语/辑）



进化 郝延鹏 作

## 别成为“刺猬”

蔡源霞

吃早点的时候，儿子不想喝那半碗燕麦粥，我有些不高兴，“馄饨没吃几个，这粥也不喝，你还怎么长个子？”儿子迟疑了一下，便把粥端起来喝完了。

儿子一直很乖很听话，有些时候他也会那么为难一下，但往往还是照我们的要求做了。

记得那次去爬山，山涧边有一条溪流，儿子很想过去玩，我想便告诉他，现在小溪的水很凉，让他注意不要湿了袜子。儿子便真的挺小心地在溪边捡石头，或者用棍子挑落在小溪中的叶子。一旁的同事摇头道：“你儿子太听话了，他是个男孩子，这么听话可不行。”其他同

事纷纷附和。我听了，想了想还是说：“我担心小孩子不一定非要成为‘刺猬’。”

曾经我也想过这个问题，儿子是不是真的过于听话了，可当我发现，如果儿子不听话，便是胡搅蛮缠时，我真的坦然了。

记得在儿子很小的时候，和别人一样喜欢看动画片。为了保护他的视力，每次看电视之前，我都会跟他约法三章：看了多久便要主动关掉电视机。于是直到现在，儿子每次看电视，到了时间便会主动地关掉。

逛超市的时候，我也会和儿子说好买多少价格内的一件物品，如果儿子有特殊要求，可以提出来，要

求合理，我们也会满足他，所以儿子根本就没有当“刺猬”的机会。就拿这次玩水来说，我并没有阻止儿子与大自然接触，只是交代一些注意事项，并且告诉了他原因，他为什么不听呢？

因此我忍不住在想，我们究竟是要正确地教育孩子，还是用孩子对错误教育方式的反抗来安慰自己？很多人认为孩子太听话了，便是没有主见，但我们为什么不能教他们正确的思维方式，让亲子关系更加和谐，反而要对紧张粗鲁的沟通和交流沾沾自喜。

所有孩子都是不一样的，有的乖巧，有的调皮，有的大胆，有的细腻……

我们应该学会尊重他们的天性，欣赏他们的天性，并顺应他们的天性。如同种植一株树苗，我们只需要随时去扶它一把，它便可以长得很好，许多家长的做法却是一定要把它拉到阴影里，再让它辛苦地朝着阳光的方向生长，似乎这样如刺猬一般较劲，才叫有主见。

这究竟是孩子的悲哀，还是我们的悲哀？

我更欣赏的是，当孩子乖巧的时候，我们去呵护他的乖巧，当孩子调皮的时候，我们引导他的调皮，而不是当他乖巧的时候让他学会调皮，当他调皮的时候，又用呵斥来禁锢他的思想。

他们交到了新朋友。据悉，在俱乐部里，老人们会根据情况，定期举办各种茶话会、午餐会以及生日会等。俱乐部负责人凯蒂介绍说，老人们在这里无话不谈，他们互相关注对生死的看法，很多人都因此从衰老和死亡的恐惧中解脱出来，开始放平心态。特别是一些已经失去家人的孤寡老人，在俱乐部里重新感受到被关怀的温暖。

每天早起两小时更健康。  
——“一日之计在于晨”，早睡早起有益健康。但手机、电脑等的诱惑，使越来越多的人成了“夜猫子”。美国“MSN生活网”最新载文总结认为，每天坚持早起两小时，会给身体带来神奇的变化。

全国空巢老人占比超过一半。  
——全国老龄办、民政部、财政部等部门近日联合发布第四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成果。调查结果显示，近年来，通过社会各界的努力，老年人的生活状况得到显著改善，物质和精神水平得到进一步提高。但同时也发现存在很多问题，如空巢老年人占老年人口的比例为51.3%、农村老年人精神孤寂问题尤为突出。

纽约成为全球最浪费城市。

——美国国家科学院日前发布了一份全球能源浪费城市排行榜，纽约因每年产生的垃圾多达3300万吨，而位列排行榜第一。其一天浪费的能源可让一艘超级油轮行驶1.5天，用水量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排名第二、第三的城市分别是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和日本的东京。

凡·高割耳或因弟弟传来婚讯。

——凡·高割掉耳朵或许是世界艺术史上最著名的自残行为。最新研究发现，这可能是凡·高得知其弟弟赛奥即将结婚后的绝望之举。研究凡·高的学者马丁·贝利认为，赛奥在巴黎经营一家画廊，帮哥哥推销画作，是凡·高生活上的主要经济支柱，凡·高每个月23日会收到弟弟寄来的生活费。而且凡·高几乎没有朋友，弟弟也是他倾诉和交心的对象。所以弟弟要结婚的消息，对于原本精神状态已经很不好的凡·高来说无疑是巨大打击。在割掉耳朵19个月，感觉已经走到人生尽头的凡·高举枪自杀，结束了他37岁的生命。

全球2/3人感觉“太累”。

——近日，英国杜伦大学研究人

员进行了一项全球性调查，参与调查者覆盖134个国家，共计1.8万人。

结果显示，68%的参与者感觉疲惫，称自己需要更多休息。其中，年轻人和收入高的家庭休息时间最短。以英国为例，受访者平均每天的休息时间仅有3小时8分钟，更多的时间是在工作。大多数受访者表示，自己休息时只是听听音乐，什么都不想做。

长假之后，人人都会长胖。

——芬兰坦佩雷理工大学和康奈尔大学联合调查发现，长假后，世界各地的人体重都会上升。研究人员表示，在假日期间增长的体重，在节后会有所减少，但一般只会减少节日增重的一半，而剩下的另一半则需要到下一个夏天的时候才会减掉。很多研究表明，肥胖与各种疾病存在关联，所以研究人员建议，欢庆假日的同时也要注意饮食的节制。

年轻时爱长痘，中年时皮肤好。

——英国伦敦大学国王学院双胞胎研究和遗传流行病学系的研究者发现：年轻时长痘，到中年时皮肤反而会更好，比同龄人更显年轻。发

## 说法

表在《皮肤病学研究杂志》上的这项分析结果显示：如果在40岁前持续患痤疮，那么这些人到中年时皮肤将比同龄人年轻5-6岁。研究人员也表明，痤疮患者的皮肤能生成更多血清，它相当于天然补水剂，使皮肤看起来更年轻。

美国出租车也要装安全座椅。

——为确保儿童的交通安全，美国各地目前正在推广出租车配备安全座椅的活动。据统计，机动车事故是导致美国儿童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6-8岁儿童的死亡或受伤案例中，70%的原因是汽车没有安装儿童安全座椅。一般家庭汽车中都会安装儿童安全座椅，但美国大部分城市并没有强制要求出租车也安装。因此，从今年开始，美国各地政府鼓励各大汽车公司给出租车安装安全座椅。目前，纽约有40%的出租车已经安装。

棺材俱乐部里聊生死。

——近年来，新西兰出现了一种别开生面的“棺材俱乐部”，不但能帮助老人们正确面对生死，还让

## 树

蔡澜

是不是年纪愈大，愈容易感叹，总觉得失去的，是美好的。老了，就要不停地抱怨呢？

差不多所有的建筑物都是新的，还我小时候的新加坡吧！像在大声呼喊：“还我青春万里里！”

几乎一切的食物，都没有从前的味道。那也难怪，经过饲养的鱼和鸡，总没天然的那么好。生活水准的提高，也让节奏快了起来。慢工出细活的日子，一去不返。

因此沮丧吗？人总得活下去，不可沉溺在美好的过往。悲观并非我的个性，快乐的事，悦目的物，都要靠自己去寻找。

只要你观察一下，便会发觉不变的就是树了。到了我这个阶段，才懂得欣赏树。树依然故我，看时代的变迁，笑人生的短暂。

没有一个人的地方像新加坡，在大城市之中央，可以看到那么多的树。只要走几步，我们就到达新加坡植物园。在那里，一转即便有一个热带雨林，尽是遮盖天日的百年、千年大树，马上学会自己是渺小的。

树看得多了，开始叫出树名来。从机场到市中心的那条路上，种满了雨树，又叫伞树。粗干一长上去便分枝、散叶，像一把雨伞，给人遮荫，两旁都种，中间便是一条绿色的隧道。这种现象，在许多古老的城市中都能看到，上海的淮海路梧桐，就是一个例子。

再仔细地看，雨树会睡觉的，白天叶子张开，晚上收了起来，像人一样。雨树中间夹的，就是簕杜鹃了。它最粗生，干上有尖刺。世界上除了南北极，都长得出来，别名南美紫茉莉，又叫九重葛和三角梅，颜色有红、黄、白等，新加坡机场路上长的，都是紫色。

这种花不香，个别看起来也丑，但一多了，气派就显了出来，像紫色的瀑布，壮观到极点，愈看花鲜，人愈老。这一生，就是那么一回事。